

便箋

2021 年 11 月號

Foodpanda 工潮之後.....

陳家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

Foodpanda 的工潮已過了差不多一個月了。送餐服務是全球急速發展的新產業，因此，可以想像的是，類似的工潮還會繼續。事實上，今次工潮帶給我們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。

1. 國安法下的工潮

今次的工潮深受香港及國際媒體的關注。從現場觀察，30-40 記者在場等待守候，而警方更動員超過以百計的警察在界備。這次工潮是自國安法，職工盟解散後第一個工潮，規模雖然不大，亦沒有上街，但傳媒關注程度卻出乎意料之外。

職工盟解散對香港勞工運動來說，深受打擊，但勞工的問題不會停止。送餐服務更是新興行業，吸引少數族裔及年青人參加，因為學歷及其他要求不高，參加離開都容易，但當中的勞資關係模糊不清，美其名是「自僱」，是「自由身」，卻處處受餐飲平台控制。由於送餐服務競爭越來越激烈，餐飲平台不斷削減工資，做成今次的工潮。

工潮雖然過了，但有關的勞資關係本質並沒有改變，因此，有關的勞資矛盾是會隨時爆發。國安法後，本地工會深受打擊，勞工團體也靜了下來。但勞資關係卻仍然可以十分緊張。一旦工潮爆發，政府、工會/勞工團體、工人及企業的關係就會重新定位。政府指控工會/勞工團體煽動工人，但工會過去不也是扮演了溝通政府、企業及工人的橋樑嗎？工會有責任維護勞工權益，這是工會的天職，當中就必然挑戰政府。今天工會被打壓，政府有能力直接面對企業及工人嗎？坦白說，今天的特區政府沒有這樣的能力，也沒有這樣的人才。

2. 國際運動的要求

在送餐服務中，Foodpanda 及 Deliveroo 兩間餐飲平台，壟斷了香港 95%的市場。這兩間都是

跨國企業。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（工委會）和工人跟兩間公司談判時，香港的負責人都不同地說，這是總公司的決定，要請示總公司。言下之意，處理香港餐飲平台的勞資關係，不只是香港的事情，而是國際的事情，是要改變跨國企業整體體制的問題。這就涉及國際勞工運動的事情，遠比一個地方工潮來得複雜。

工委會對過去製造業的全球生產鏈（global supply chain）的國際運動是有些經驗，但餐飲平台，跟全球生產鏈運動很不同，但本質仍是國際資本主導整個產業及有關的勞資關係。這是一個全新的國際運動，國際工會也十分關注國際餐飲平台在不同地方具體的情況。然而，這又回到國安法的問題。要處理這一切勞資關係不可能不跟國際社會不同界別聯絡，也需要國際運動的支援，這會否踏進國安法的紅線，這是誰都說不清楚的事情。但是，勞工問題卻是清楚放在我們面前。

3. 種族共融還是種族衝突？

今次 Foodpanda 的工潮，跟兩年前的 Deliveroo 工潮一樣，都是由少數族裔發起。少數族裔在香港的就業一直處於弱勢的情況，只能找一些體力勞動的工作。在送餐服務中，少數族裔跟香港華人不同，少數族裔很多都在這行業工作多年，而華人不少是兼職或只看為臨時工作。當單價的工資被削減時，實則華人都有很大的不滿，但不少人看這只是過渡性工作，但少數族裔的工人，認定自己在這行業為長期工作。工資的變動，就會十分緊張。

兩次的工潮都是由少數族裔發起，華人表面很少參與。但今次 Foodpanda 工潮，工人發起拒接餐單運動，其實有很多華人參與，才可以令 Foodpanda 那麼快跟工人談判。在送餐服務中，少數族裔及華人是不同關注，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合作空間，這也是推動香港種族共融的契機，這需要工會及勞工團體的努力，政府似乎在此還未準備。

4. 宗教合作的新方向

送餐服務既是推動香港種族共融的機會，也是推動宗教合作的機會。種族共融及宗教合作一樣，很多時不能只在某些討論會可以達到，更多是在具體的事情中，慢慢地發生及孕育。送餐服務涉及大量的少數族裔人士，主要是巴基斯坦、印度及少數尼泊爾族群。他們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。

現時關注送餐服務的勞工團體中，有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及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。教會定期和不同宗教有對話交流，或許少數族裔的勞工權益可以成為大家共同關注的事情，也可將宗教合作，由對話而具體變成行動的合作。教會的兩個勞工團體早已在此工作，為教會和其他宗教合作打下基礎。

便箋

2021 年 11 月號

再思工人司鐸的經驗

陸漢思牧師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執委

在我最近回港，因檢疫要求，我須要在酒店隔離三星期，我因而有時間閱讀一本長達六百頁有關法國勞工司鐸（workers priests）的歷史。就個人來說，法國勞工司鐸的歷史對我有很重大的影響，這是引導我後來參與城市鄉村宣教運動（Urban Rural Mission）。

1943 年，還在二次大戰時，那時有一書面世，名叫《法國：宣教的國家？》（France, Country of Mission?）。書中提到從教會的角度，法國人可以分為三種類型：實踐信仰的人民、對信仰冷漠，但在生活中保存某些教會傳統的人民、及完全離開基督宗教的人民。概括來說，八至九百萬的工人都屬於第三類型的。在工人集中的社區中的牧區，好像自成一國，跟外面社會沒有關係，工人跟外面也沒有接觸。因此，在那裡需要的教會使命，不是將人帶入教堂內，而是走出去，將福音帶到工人階層之中。《法國：宣教的國家？》這本書確實有喚起人心的作用。

另一個引發勞工司鐸運動的要素，就是在二次大戰後，大量神職人員及神學生從德國回到法國。他們當中有部份是跟隨戰敗法國軍隊，被當為戰俘被送到德國作苦工；有部份人是參與法國保衛工作，最終被送進集中營。最後一部份是大量神學生被召到德國打工，或那些神父受到某種保護，而到德國去牧養為數七十萬在德國作強迫勞工的法國工人。這些神職人員及神學生發覺自己極度融入人民的生活中，沒有跟人民有任何隔離。

1944 年初，因著教會高層的支持，一個新的宣教工作在巴黎開展。當時想法是神職人員如何在工人群體中，從傳講福音而變成活出福音。這不是為了現存的堂區增加新人數，而是將教會植根在工人群體中間。由 1947 年開始，這個新的宣教運動已發展到其他城市。神職人員慢慢發現，工人群體間有很多素質是他們從前不知道的，例如團結、對未來新社會的盼望及憧憬、對人性美好的信任、追求世界的和平。神職人員亦跟共產主義的激進人士找到共同關懷的地方。

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前，羅馬天主教會跟今天的模樣很不同。神職人員跟一般人民是分開

的。他們穿著神職人員的黑袍，彌撒及其他禮儀都是用拉丁文。在冷戰時期，教庭不想神職人員跟共產黨員走在一起。教宗庇護十二世（Pope Pius XII）公開宣稱：「若要我在宣教功效及神職人員的操守中作選擇，我會選擇後者。」自 1954 年 3 月 1 日開始，教庭命令所有勞工司鐸停止工作。教庭突然其來的決定，不但在教會內引發討論，在教會外亦引起關注。工人司鐸們對教庭命令的反應紛紜。當中有跟隨教宗的決定，亦有人不理會教宗的要求，繼續他們對工人的服侍。這禁令維持了十一年，直至教宗保祿六世（Pope Paul VI）繼位後，准許少部份神父恢復工人司鐸的工作。到了 1979 年，工人司鐸的數目比 1954 年時的數目已多出十倍，工人司鐸運動繼續發展。

在香港，過去多年天主教神職人員一直爭取在工廠工作。他們既有工廠生活的經驗，亦能跟工人一起。但是，這樣的努力，雖然對神職人員是很珍貴的經驗，但仍和一生跟工人群體打拼的事奉很不同。在香港，唯一跟工人群體走得最近的天主教團體是耶穌小姊妹會（Little Sisters of Jesus）。

香港工業化的高峰在上世紀 60-70 年代，但那時的工人群體仍跟法國工人群體不同。香港缺乏一個有長遠歷史及富有革命經驗的工人運動。很多法國工人對教會言論不是不理睬，就是採取敵視的態度，但香港大多數工人卻感到教會教導，是和他們的生沒有關係，甚至有時看教會的教導為笑話。但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經驗，卻清楚顯示出耶穌基督的為人，是如何可以感動工人去跟隨耶穌。

自上世紀 60-70 年代，香港經濟已不斷轉變。過去的工廠區，有著不少聘請數以百計工人的工廠，但這一切不再存在。前線工人散落在不同角落。然而，香港仍然是一個宣教的地方，這裡仍然需要有人將福音的訊息，轉變成工人能懂能接受的訊息，這使命卻從沒有改變。

便箋



2021 年 11 月號

foodpanda 工潮媒體報道集

[端傳媒 | 外賣車手罷工後記：在演算法和馬路之中，他們仍然不堪一擊](#)

[立場新聞 | 【特寫】工傷、罷工後 困在外賣系統夾縫中的 foodpanda 車手往何處去？](#)

[立場新聞 | 【Foodpanda 罷工】地區 group、翻譯組、YouTuber 後工會時代 一場工運是如何誕生？](#)

[明報 | 未來城市：罷工揭示零工經濟問題 外賣員可合作爭權益？](#)

工委會需要您的支持

【轉帳捐款】

請將捐款存入工委會恆生銀行賬戶 227-445210-001，將入數紙電郵至 info@hkcic.org.hk

【支票捐款】

請將劃線支票(支票抬頭為「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有限公司」)寄回工委會辦事處

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
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
香港九龍灣常怡道 33 號 914 室
914, 33 Sheung Yee Road, Kowloon Bay, Hong Kong
電話 (852) 2366 5860
傳真 (852) 2815 1739
電郵 info@hkcic.org.hk